

西圃集卷三

吳縣潘遵訓之



記

維倩公墓記

五世叔祖維倩公諱兆綱其蔚公三子也公有子二四傳而止又以舜鄰公支孫爲後再傳而亦止其蔚公子九派今實八派耳形家衰旺之說信有之乎支譜將成輯墳墓記一卷九派支祖墓宜備列族人罕知公墓者惟族叔世善略記幼時曾過公墓似在橫塘近偏因徧訪鄉之老農而得之於吳縣一都十二圖發字圩伍公

西圃集卷三

一

橋之阡地荒糧乏里正侵匿已有年索其戶名則曰潘新墳五世祖敷九公墓輸糧戶名爲潘墳茲曰新墳其爲公墓無疑墓地舊當寬入里正手分鬻於人者不可考也所存一家耳冢隱隱有數穴或公之子孫有耐葬者亦不可考也旣得遺址卽所存者封土而立之石以時埽祀仍新墳之戶而析之計地得二分三釐從里正剖歸松鱗莊代輸其課支姓墓糧無義莊代輸例也以公爲支祖而無後不代輸墓仍不可保而九派將終闕其一其他不得援爲例也他日舜鄰公支孫或有可爲公後者則九派終不闕而祭埽輸課之事仍有屬尤掌

莊者之所冀幸也是爲記

宗亢公墓記

先曾伯祖諱宗亢葬元和縣二十四都十圖持字圩封門外王瓜橋雨景濃生康熙丙申三月五日卒雍正辛亥十月十日年十六歲其弟宗衡生未詳以某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殤年三歲祔葬焉禮十六以上爲上殤八歲以下爲無服之殤上殤之祭終兄弟之子身無服之殤不祭先大父在時於亢公生卒忌日必祭衡公則因亢公而連及之於公墓則吾高祖以下子孫祭埽無缺數十年來人事遷易卽如祁家歲時祭祀於公忌日設

西圖集卷二

二

祭如舊而其墓曾未一至夫墓形魄歸藏之地孰與忌日之祭重且祁於公兄弟之曾孫也於禮不祭今忌日祭如舊而一坏土或委諸榛莽非所以承高曾意也爰擇日修公冢加土而封之舊有墓碣剔而新之挈兒觀保姪介繁拜墓下周覽其地記之以圖自後每歲仲春於松鱗莊支錢一緡爲祭埽費以時修護毋使荒蝕而家中之祭援古殤祭法略焉墓地六分三釐丙山壬向兼午子旁有小冢二則族殤某某祔葬處也界址載圖中是爲記

綠畝湖東祭田記

我先世起家儒素高祖有田百餘畝分授曾大父兄弟四人嗣曾叔祖肅亭公南有公菊圃公先後以所受田質於曾大父一日曾大父召諸弟言曰是田也先人之所遺也諸弟旣不能歸吾當出以充先塋祭田遂手訂規則悉歸於公曾大父卽世吾大父行遵守之後以菊圃公夫婦年老無後又乏養贍大父與同堂諸弟議立嗣析公田之半授嗣子曉塘公乃以其半分歸曾大父及肅亭公南有公下子孫俾各經理祭掃事計曾大父下所存僅十六畝爲萬祿山雅宜山祭田蓋數十年矣道光中松鱗莊成向所存十六畝亦歸於莊自葬吳五

世祖光福澗上塋高祖萬祿山塋曾大父雅宜山塋俱由莊納租賦供祭掃歲丙午重修三處塋兆每歲春秋集子孫同時展祀此曾大父志願所遺吾祖父積累之而始償於今日者也後人幸襲其成敢忘小木之所自哉今吾大父塋在張家橋先大夫塋在九曲港雖歲時省視無缺然不立祭田曷以垂後爰擇遺田二百三十畝置一籍鈐綠畝湖東印記核終歲出入專資兩塋之需不足則隨時補苴有餘則謹儲毋移他用都圖賦額租籽佃戶悉著於籍庶幾效法前型傳之久遠顧田之所入或有歉歲兩塋規模較鉅設遇大修恐猶不足支

緩急是在他日能擴充之耳籍旣成謹述先世置祭田緣起以見守墓之不可無恆產如是則是舉也秋霜春露必竭其誠歲會月計必核其實詎非子孫之責哉兩塋旁各有屋數椽曰綠畝山房湖東草堂吾先人嘗憩息於此謹作是記

栖霞塋記

嗚呼吾府君之葬湖東也三十有三年矣先恭人先宜人之葬也四十有一年矣湖東地在橫塘新郭間距胥門十里舊爲吾家負郭田術士以爲吉壤嘉慶戊寅先宜人卒道光壬午先恭人繼卒府君謀窆窆并自築生

墳已丑府君又棄養辛卯祁兄弟敬奉合窆焉塋旁有廬三楹爲湖東草堂祁自孤露歲時祭埽憩息於此者三十餘年恆留連信宿不去欲於塋旁覓一坏土爲他日長依泉下計久之得居家營地一區相距里許往來其間者有年咸豐乙卯姪誠貴天逝仲弟爲謀葬未卜吉祁舉以予之庚申之劫避居滬上鄉人自賊中來言某家墓無恙某家墓已不可保心怛怛然姪介繁時居鄧尉微服潛詣諸先塋書來言某處無恙某處廬舍薪木已毀傷心愈怛怛然癸亥春賊益亂介繁問道至滬語之曰他日爾祖墓必當栖霞先是祁以居家營地予誠

貴甲寅卜居鄧尉得一邱於彈山下甬東倪東圖所定也兒輩請爲六壙他日可同葬至是秋冢婦卒於滬長子觀保方官京師寓書諭之曰汝婦雖有兆耐余生曠余將洒葬爾祖父母他日還鄉可自謀窀穸次子康保計偕旋滬亦以是語之未幾李中丞收蘇州介繁康保隨入城事稍定康保馳至湖東覓先壟幾不可得於荒溝廢壘中見冢已平其半將置礮掘濠環之亟馳書至滬曰吾父洒葬之言不可易矣是時倪君亦避難在滬亟走告以故倪難之有間曰盍卜之祁曰某意已決問空期耳時郡城克復甫兩旬越四十日卽爲甲子立春

倪疇踏言子旣決洒惟今冬宜時已迫奈何祁曰審是請先生速爲我諏吉遂筮期以臘月九日自湖東啟穴十二日移奉山中是時亂後工人流散物力空乏祁於仲冬下澣自滬旋里中心惴惴恐一不得當重爲終身恨抵家一宿卽出胥門遇舊築湖東堂盧姓者遂與剋時日計工力以十二月十八日庚寅未時率姪介繁念慈次子康保敬奉吾府君鄉賢公先妣陸恭人生妣袁宜人並庶母黃碩人櫝窆於前所營四北留左右爲祁夫婦祔穴嗚呼小子祁豈得已而爲是倉卒之舉哉嘗聞程子之論葬也曰他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溝池承

平日久人情習焉忘之今旣遇其時何可不度其勢也
又聞蔡文節之爲發微論也推闡地道而要於福善禍
淫誠以精其數恆不如盡其理也湖東毀傷如是雖吉
何取彈山之麓巒迴泉繞林木蔚然豈有留無恙之壽
藏而姑置先坐以待繕完乎矧倪君卜云其吉將與介
繁輩共託先蔭於無窮而敢自私之乎如或不從祁願
以一身當之昔唐咸甯李曜卿兄弟始葬灞岸終栖鳳
原方士邵權實董之彼固神管郭之道守溫冥之禁又
謀及龜策遇損之解曰損孚解緩吉孰甚焉今祁之意
不及此兩旬中冰霜雨雪惴惴焉惟懼一不得當重爲

西園集卷三

六

終身恨而幸無扞格且自湖東啟穴及彈山合窆凡依
侍靈輻者十晝夜他日得長隨魂魄魄於寒梅古柏之下
天若困以至變之遭而適償其區區不變之志非先人
之遺蔭長而小子祁不幸中之至幸也夫塋地二畝有
奇左峙銅井右界青芝去香雪草堂纔六百步旁附一
冢葬亡姊敬之及殤男上達惠吉皆自湖東從而柩者
後有無名氏葬處在樹下題曰古冢春秋贈以紙錢一
陌云並記之以諗我後人

重立綠畝香雪祭田記

咸豐七年仲秋之月偕仲弟議立綠畝湖東祭田二百

三十畝爲光祿公鄉賢公兩塋公產爲文記之以示子孫不意吾蘇淪陷湖東痛遭蹂躪遂有遷葬彈山之舉山中塋去香雪海僅里許工程樸固遵祁旣作捫先塋記紀其始末矣湖東地則已廢爲他人業塋旁蕪田隨屬之者二十九畝有零實存祭田二百畝一分六釐今改立爲綠畝香雪祭產都圖圩坵賦額佃戶租籽出入悉著於籍一如舊規前記云不足則隨時補苴有餘則謹儲毋移他用有能擴而充之益足以備緩急所望於後人者無以易此謹重記之以示來者夫霜露之必深愴惕也歲月之必待繕修也不有公產猶當竭蹶以圖旣有之矣復將何所誣諉哉其守之母怠

西園集卷三

七

譜桂義澤記

同治紀元之歲鄉人避亂在外者吾六世祖以下子姓三百餘指始則各爲獸散音耗莫通至是以滬上爲安土死亡之餘稍稍來集余寓此亦三閱寒暑矣平居春秋享祀歲時展墓鞠臚聯行者握手零丁幾不相識至於窮痿弱息旦夕無告待命而望援者尤令人心惻時余方處窮困誦禮經不能與人問其欲之言輒仰天長喟而已越明年同五世祖姪壽方以天津守擢山東登萊青道寓書於余曰遭亂以來親族凋喪老弱孤寡

衣食闕如甚至被擄散亡不堪設想常與老母念及誓願以應得廉俸分潤宗支與此官爲終始俾得共沐天恩以成先大夫未竟之志余聞而躍然適姪之同高祖弟鍾瑞亦在滬乃與之約分任厥事於是窮無告者一一資給之俾無凍餒無疢癘不數月郡城收復向之在外者稍稍還故土而舊巢傾覆或至無以爲家則如前賙恤之姪又念客死於外者復寓書於余曰族中無力歸葬者應如何勸葬當籌畫廉俸節無益之酬應以盡私忱復屬鍾瑞徧告族人三年中凡助葬大小棺槨百具至是而存歿均無遺憾矣方郡城之初復也義莊

西圃集卷三

八

棟宇僅存一切蕩然余方謀修葺之舉姪又慨然助樸斲丹雘之費及規模以次復舊又念子姓之宜培養也踵文恭公讀書田之設而增益之間譜系之待修也捐資以助剗剔之功其所以承先志啟後人者何其周且篤也夫當流離困苦之秋欲爲將伯之呼於物力告窮之後夫豈易易惟姪則適遇其時而行其志豈非祖宗之餘蔭鍾於一人而藉手以濟此窮乏歟顧余嘗見膺顯秩享厚祿者宦成之日往往不歸其鄉漠然無水源木本之思以視姪之身在外而心乎桑梓者其相去何如也計姪先後所捐凡卹族白金二千七百餘兩助葬

七百餘兩助修莊祠二千兩刻譜三百兩又加以讀書田二百畝其有功於義澤而錫類於同族者功德甚鉅於莊之復舊也奉其四世木主祠於六世祖其蔚公之祠崇德報功禮宜然矣至其修本支厯世祖墓及推恩於同堂兄弟子姪者詳其堂兄雷所爲記中不贅言特言其大者固凡我同族人人所欲言而余特爲之宣播而已姪舊居曰譜桂山房其先人之敝廬也凡諸義舉善必歸親今方仰承天寵俯擢兩階與官終始之願亦旣快然無憾而板輿色養愛日方長是尤有足羨者爰爲之記以垂家乘云

西圃集卷三

九

看研山圖之圖記

壬申三月下澣二十三日包子子丹招同秀水周子存伯松江何子子萬嘉定秦子笛舫小集蘇州郡學之衙齋出翁覃溪先生題羅兩峰所繪研山圖卷相賞先生辨米老研山有二作蠅頭細書縱橫斜直纏纏數千言余語周子曰何先生之不憚煩也越數日周子作一圖題曰看研山圖之圖又長歌以紀其事并告余云先生不肯閒暇於無事中尋事此大可法也斯言也周子獨得之言也而亦余所欲言也而實先生所未言而不啻先行其言也余旣和其詩因思天下惟聖人能行所無

事下此則心不能無所寄寄乎此而後能忘乎彼先生之不憚煩先生之所寄也嗟乎今人之所寄者視先生爲何如也廣文擁書數萬卷齋中藝名香一爐幽花滿坐隅宜藏先生之所作蓋其所寄有合於周子之言者爰書此以質之至研山之原委曲折先生論之詳矣余又非能鑑古者奚贅言

重修大阜宗祠記

我始祖逢時公在唐廣明光啟間以閩人來刺歙任滿不能歸遂家焉四傳至大阜公自篁墩遷大阜後山塢又十一傳至德輔公自後山遷山南卽今聚族而居之

西園集卷三

十

地也子姓各建私祠祀其高曾祖禰而合族宗祠則始建於前明萬厯元年榜曰敦本有子不云乎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則吾先人之所以繼往開來者固深且遠矣厥後三十七年祠屋漸圯子姓修之規模式廓加於其舊陳文莊公爲之記其言曰新安居萬山中踞江南眾流之上戶禮樂而家詩書爲東南鄒魯故名家巨族無不以宗祠爲急又曰潘氏自宋元迄明代多高風峻節子若孫祀事孔明遵守勿替歛南望族無踰此者吾潘氏之發源大阜顯融昌大豈自今日始哉 國初以來興修不一次子孫咸知以

敦本爲務我六世祖其蔚公以篤行聞於鄉里凡有益於宗祠者靡不竭力我大父三松公三至大阜謁祠清釐墓田與村中子弟論文講藝至今婦穉能道之溯自刺史公以來分居他處者曰潘村派則萬二萬三兩公所出也曰橋東派則三宣義公所出也其後又析爲余坑白洋二派則曾一公永師公所出也曰下四門派則正一公所出也曰黃槐園派則師經公所出也惟德輔公以下世居村中者至

本朝咸豐初丁口幾萬人遷於外者猶指不勝屈何其盛哉粵逆之亂新安蹂躪幾徧克復後存者十三四耳

西園集卷三

十一

嗚呼豈君子之澤不能延於五世歟抑劫運之來固莫可如何也然自甲子至今又十年元氣稍復生齒漸繁村中父老仍汲汲於敦本之事乃創爲計口捐輸之舉不足則徵之他徙者自丙寅經始至癸酉告成悉還舊觀以癸酉仲冬之吉奉累世木主奉祀其中主其事者可不謂賢歟行見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似以續續古之人不數十年而生齒將加於其舊戶禮樂而家詩書流風猶在也本之茂者枝葉沃其理有昭然可決者族人樹鏐叔晉齡姪書來請重記其事因書之以爲後之人勉焉

重建紫陽書院記 代張中丞作

蘇州紫陽書院之設始於儀封張清恪公公請於朝

聖祖仁皇帝嘉之賜額曰學道還淳公又闡發紫陽之教爲文以示學者公去吳方伯遼左楊公朝麟實善其後長洲彭侍講定求記其事方伯又爲文以記之規模於是大備

高宗純皇帝翠華臨幸特賜白鹿遺規額而

世宗時曾賜帑銀千兩爲購置田業前賢之莅此邦者莫不加以茲若鄂文端高文定陳文恭番禺莊公長

西園集卷三

十一

白明公其尤著者也自遭粵逆之亂蕩焉無存今合肥相國開府吳中飭屬規畫章程延師教授借民居爲講舍嗣後豐潤丁公南皮張公香山何公籌益經費增廣生徒名額漸還舊觀而善後事日不暇給猶未能議建復也余奉

命來吳之次年屬署藩司永康應君卽其遺址鳩工庀材講堂齋舍門庭庖廡視舊有加乃具疏請頒扁額俾多士肅觀瞻而勤策勵

皇上御書通經致用四字

聖藻後先輝映矣乃進諸生而告之曰清恪言東南文

學之盛甲於海內

國初數十年中以文章大魁天下者三吳之士居大半孰非

聖朝禮樂教化漸摩使然因以平日服膺紫陽之教諄諄訓勉期諸生毋負養賢報國之意至深且遠余維教化行而後學業興學業興而後人材出書院之設關乎教化綦重振興固無難而廢弛亦甚易寇難以來諸生奔走疲茶學業得毋荒落而百餘年來科目之盛未之或改今郡中又得大魁矣則諸生中豈乏秀而賢者可以踵美前人要在人自勉而已雖然儀封之所以爲教不徒沾沾於科目爲也諸生誦習朱子之書卽以朱子之學爲學今煌煌

西園集卷三

三

宸翰勉多士以通經致用正與紫陽之學相發明諸生果能本所學以發爲文章將見處可維風教出可裨政治仰副

稽古右文之治而無負儀封命名之意彬彬乎儒雅之林以視前人何多讓焉是則余所厚望也夫

重建顧考功祠堂記

余讀彭南昉侍講顧考功公祠堂記不禁肅然起慨然思也公以國初名進士出爲縣令厯繁劇治行舉天

下第一內遷比部旋蒙

世祖章皇帝特簡吏部厯考功司升員外郎駸駸將大用遽告歸歸而闢城東之雅園爲終老計竿牘不入公府獨爲桑梓利弊侃侃而陳不避當途忌諱無何橫被羅織入大獄將刑

聖祖仁皇帝鑒其誣得釋未幾卒於家迹公生平出處半在患難中公嘗自言性介不阿絕人過當故所遇奇酷如此侍講爲公高弟子於公之既卒也謂鄉先生歿而祭社必待久而論定非公其誰與歸顧當時舉是典者頗多攀援勦襲恐公之靈爽非樂與憑依乃卽公所

西園集卷三

十四

築吳郡賢太守瑤池吳公祠設几筵以祀公良以吳之名宦與公之鄉賢相得益彰非循其名爲課其實也議定偕諸生具告學官牒聞邑宰奉公祀主入祠事在康熙五十四年距公之卒歲紀已四周又四載乃入祀長洲縣學鄉賢祠於是公之名節久而益顯蓋侍講此舉維繫乎世道人心者深且遠矣粵逆之亂祠與雅園俱燬裔孫來章等卽公子俠君太史秀野草堂故址建屋數楹改爲公祠奉公及公之孫甯夏公舊祔公祠奉

旨祭卹者請於郡守遣祭如舊例又補祀公五代祖禰及公之子皆祔焉爲子孫春秋享祀之所異日規模式

廓實始基之矣余因是歎 朝廷崇德報功之典歷世常昭而亦若有因時顯晦者存如侍講所言者如公之鬱於前而申於後今又得賢于孫闡揚而興復之俾前賢之澤不泯於鄉里以佑啟其後人此余所以肅然起慨然思也因來章等請爲重建祠堂記爰志其顛末而申言之

長元吳三縣豐備義倉碑記

古者備荒之法藏富於民而已王制耕三餘一耕九餘三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是也周禮荒政十有二散利僅居其一遺人倉人之職亦不但主待凶蓋家給人

足卽有旱澇又能五黨相賙無俟公中積儲後世專恃積儲而積儲乃不可恃矣常平之制始於漢宣帝初社倉則隋開皇時始有之唐宋以來或不曰社倉而曰義倉歷代之法互有異同約舉其要不外在官在民二端義倉有時而在官常平則民不與其立法之始無不善其弊也久而漸弛然則積儲將不足重乎曰烏乎可重積儲猶不可恃因其久而弛而遂置之凶荒之民將奚賴焉吾吳諸倉以春申君所造東西兩倉爲最古厥後宋之平糴倉明之濟農倉皆在官而不在民 國朝雍乾間舉行社倉勸捐積穀以社長董其事著在邑

乘者十有七所今俱無考豈獨董之者不得人哉籌之官則易細取之民則難常勢使然也道光初安化陶文毅撫皖勸設豐備義倉列條目上於朝報可豐備之名自茲始洎督兩江又奏行之蓋仍仿社倉之法而稍變通之其立意在一郡一邑一鄉一鎮至於一村一族靡不周而亦未徧行時侯官林文忠撫吾吳於文毅奏設江甯義倉前別創勸民捐田之法以上聞

詔給獎敘當是時吳中之田頗爲民累公因其勢而利導之初得田一千一百畝有奇築倉於撫署之隙地歲斂其租專備長元吳三縣荒政嗣後聞風續捐者積

至田一萬四千九百畝有奇遂成鉅觀誠創舉也軍興以來所在常平社倉悉燬郡城同被兵燹而一萬數千畝之田班班具存乃歎公之斯舉實創自古未有之良法而爲歷久不廢之善政其澤吾吳民者不深且遠哉同治改元值粵匪甫退善後事次第舉行越二年議及斯倉同人責遵祁董其事不能辭乃請於侯官郭中丞仿朱子官紳同共出入之意借沈太守璋寶先定斂租之法變通舊章而試行之其冬頗獲成效復以次講求糴穀之法度地於元和縣正三下圖建倉儲穀其中又從馮中允桂芬議剔除下田三千七百餘畝撥入官中

善堂而以餘錢別置田三千八百餘畝補其額又以餘錢議貸質庫取息歷年與糴穀並行又次第增建倉廩二區而義倉規制庶幾漸備非藉文忠善創安能有此耶抑遵祁更有說焉義倉捐田非盡膏腴也故當時立法試收一二年可得三五成以上者方准入倉克復後被兵之處有輕重卽田佃之良莠有轉移或上上而中中或上中而中下或下下而下中或下中而中中者所在多有而此一萬餘畝截長補短獨有升無降故試行之日成效卽倍於前實文忠當日之精神有以牖之非盡由奉行之謹於始也益以歎公之福吾吳民者固若是其深且遠也此又後之欲仿公成法者所不可不知也遵祁承乏斯倉歲星適周矣旣哀歷年案牘鉅細節目都爲十卷付之梓名曰長元吳豐備義倉全案其中經畫次第盈虛損益之故別爲說系卷中不備書特書公之遺愛以質當世之畱心積儲者

陸氏義莊記

義莊之設始於范文正史言其好施子汎愛樂善其家乘亦云其施有本學在中庸義澤常新育我孫子吾吳士夫家多置義莊甲於他省文正之澤遠矣禮有之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

廟之禮莫重於祭祀祭祀之禮無田不舉也故有田而後有宗廟以奉祭祀我朝令甲有千畝贍族之田有司得爲之上聞詔旌其閭典至隆也雖然義田而繫之贍族何也夫不收族何由敬宗不敬宗何由尊祖不尊祖何由親親宗法不行於今而敬宗之義今猶昔也然則譜牒非義莊之急務乎有義田豈特祭祀不廢將修明譜系而後族可收收之而後有以贍之陸務觀所謂推上世之心則一也尊祖親親之義莫大於是文正之設義莊意在斯乎意在斯乎長洲陸氏兄弟鉉應銓皆好施樂善欲仿范氏成規建莊捐田贍族未竟厥志其子宗激鉉之嗣子而應銓之子也承本生母命奮然行之得如例報聞旌獎嗣宗激又與兄宗濤姪鳳棿續捐田三百畝市屋二所並呈官立案事甫就遭寇亂今後嗣鳳桐等卽其遺業修葺而繕完之規模具備以時祭祀行見椒繁瓜衍修明其譜牒以庇其子孫以申其親親尊祖敬宗之意以顧名而思義振振繩繩以大其門閭以光其先之考妣胥於是基之矣宗激之子鳳桐孫錦照錦燦來請記其事其事原委具載公牒特爲引申文正之旨而進勉之如此

自來豐融昌大之徵必有陰德密行之故蘊乎其先當
時闇然久乃章焉余讀吳京卿大澂所撰王考愼庵公
事略而益信公系出新安自明成化中任宜興校官諱
敏學者始遷吳代有隱德入傳至公少孤奉母沈太夫
人動必以禮太夫人督之嚴公益孝事其親率子婦晨
昏侍奉門以內無敢違太夫人教者復與弟養花公友
愛無間子若婦皆化之上下數十人無有以箕帚相詬
誶傷太夫人心者是微特能自盡其孝友且能導一家
之人共敦於孝友豈非常人之所甚難歟又以其行施
於有政族邨有緩急來告者必問其所需之數而代籌

西圃集卷三

五

之又必慮其後或不給始終圖度之故凡有求於公者
不第如願以去且常得於所望之外蓋其敦宗睦族之
念無時或忘於中固不視其力之有餘與否而爲之常
恐不及矣暇倡修家譜手自編校必務詳盡遠族無後
者必考其所葬之地圖而識之公之意若曰一時之期
數有限累世之推解無窮於是訓其子補堂公將以范
氏義田爲法而惜乎年未及艾遽棄人世也今公之孫
部郎大根京卿之兄也編修大衡京卿之弟也偕京卿
承兩世遺訓始得相與有成竟公之志膏之沃者光融
根之深者實茂不信然哉公性既好施尤重恤寒賤遠

逮老弱無告者莫不撫摩而噢咻之歿之日踵門執瓣香哭而送者數百人又其任卹之誼所推而暨者宜乎後之人同心協力益廣公之澤於無窮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惟公有焉又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公之子若孫有焉余不敢以尋常稱譽之詞塞部郎之責爰據京卿所論撰撮書其大略俾世知吳氏之所以豐融昌大者正未有艾并爲公世世子孫勗焉

行述 傳略

敕授修職郎浙江處州府松陽縣教諭五世祖考

敷九府君行略

西圃集卷三

二

府君諱兆鼎字敷九徽州歙縣人也六世祖其蔚公有子九人府君居長當 國初時兵革未息公往來吳皖歲無定止順治十五年戊戌六世祖妣羅宜人寓居姑蘇之南濠以八月二十七日生府君厥後卜宅黃鸝坊橋實爲遷吳之始卽今之研經堂老屋也欲從南濠訪府君當日誕生之地蓋無人能言之矣府君生時七世祖筠友公年五十其蔚公年二十三世止三人筠友公奇愛之明年海賊鄭成功犯江南陷京口蘇常震驚避亂回徽患瘡疾期而始瘳又避痘於政川於橫干橫干離家近筠友公間日必往視六歲入塾十三歲隨羅宜

人至蘇十七歲從師游武林時聞有耿逆之亂武林與
閩近乃復歸歙是秋羅賊陷歙避之昌溪冬娶吾五世
祖妣汪孺人康熙乙卯年十八試商籍入錢塘縣學明
年因亂至蘇丁巳筠友公歿於歙奔喪反里自後十年
常在歙凡四赴浙闈丁卯年三十歲貢於浙僑居武林
者二年已巳復至蘇承其蔚公業嶸庚午羅宜人歿
於蘇後常往來兩地壬申年三十五考授教諭嘗一至
京師而月卽歸癸未移居劉家浜卽今之謙益堂也府
君以雍正二年甲辰九月卒年六十七而遵祔謹述行
略止於是者皆大父藏府君自訂年譜一卷其序曰康

熙四十五年仲冬六日先大夫衣冠坐逝斯時也五內
崩裂幾不欲生越六日設祭之辰因自思曰庚午之秋
先宜人見背越十年方得歸土今先大夫又棄養殯葬
事不孝之責也擬於四十六年冬謀窀穸忽於八月望
後親友登門稱賀予曰身在制中不記今年是予五十
也敢素服以辭因握鏡窺容不覺鬢禿鬚斑目昏齒落
前此四十九年皆蔭苙之年也今不可復得矣故追記
往事以志不忘先人之意非敢曰知四十九年之非而
譜之也嗚呼府君一生事親守身之學盡見於此矣譜
始順治戊戌迄康熙癸未凡四十六年蓋府君之自述

止於是祁不敢妄贅一辭也府君業師吳政則先生精地理得其指授弱冠卽通形家言中歲益究心焉登涉之暇時時託興詞詠又深於星學嘗集古今人及親族中生命支干雜記於冊以資參究晚年選授松陽縣教諭未赴任而卒汪孺人性慈儉終身不茹葷後府君二年卒合葬吳縣十九都十五圖蓋字圩光福河亭橋之澗上實爲葬吳之始子七人傳至今凡孫二十三人曾孫二十人元孫三十五人來孫八十四人晁孫一百二十八人仍孫五十四人雲孫四人嗚呼先人手澤子孫於是尋矩矱識本原府君早經播遷備涉艱阻逮事重闈孝友克施百餘年來遺聞散佚謹就年譜所載及聞於吾祖若父者撮書大略聊補家乘之闕並以示子孫毋忘祖德云 錢唐戴熙填諱

顯祖考榕皋府君行述

嗚呼痛哉府君竟棄不孝承重孫遵祁等而長逝耶府君年臻九秩純固康彊方謂百歲可期長承蔭苴何圖天降鞠凶上年十月慘遭先大夫理齋公之變不數月而府君復粹然棄養耶嗚呼痛哉此皆不孝等侍奉無狀不能先事防攝醫禱罔效身代末由搶地呼天百身莫贖偷息人世何以爲人顧念府君一生學問文章彪

炳當世固無待不孝等之置喙而生平所歷出處交游
備見於自訂年譜中亦無庸更贅一詞惟是府君素所
樹立卓然不誣有非外人所及知者用敢和淚濡墨略
陳梗概以冀大人先生採擇焉府君姓潘氏諱奕雋字
守愚號榕皋自號三松居士先世居安徽歙縣大阜村
至 誥授奉直大夫候選主事諱景文號其蔚公始遷
吳是爲府君高祖 敕授修職郎浙江處州府松陽縣
教諭諱兆鼎號敷九公是爲府君曾祖祖考閑齋公諱
暄考貢湖公諱冕皆贈光祿大夫戶部尚書祖妣氏戴
妣氏汪皆贈一品夫人貢湖公生子三長卽府君次畏

西園集卷三

室

堂叔祖次雲浦叔祖女二長適汪次適顏先世其蔚公
以上家素封其蔚公爲善不倦積而能散敷九公以下
三世皆業儒家漸落閑齋公屢困棘闈歲用益絀戴太
夫人命貢湖公棄帖括庀家政節儉敦睦爲後嗣法詳
府君所撰行狀中府君之生也閑齋公年五十一矣環
堵蕭然誦聲不輟以府君之幼而岐嶷也尤鍾愛之貢
湖公體素清羸嘗患怔忡聞聲卽驚悸府君與平陽祖
姑年稍長別居一室人未嘗聞嬉笑聲八歲從嘉興譚
東來先生游日習兩經六年卒業五經左傳國語公穀
下逮漢魏六朝文過目成誦塾課暇貢湖公命習柳誠

懸書並日課唐詩卽多心悟十三學爲制義十四從錢
唐吳筠竹宋櫟齋兩先生攻舉業並究楷法每誦一文
手自鈔寫先大夫嘗裒所錄文裝治成帙書法質雅圓
勁有魏晉間意十五應小試以先世業齋試商籍十六
補錢唐博士弟子閑齋公願而色喜乾隆丙子鄉試遂
攜府君入浙聞先期禱於武廟得籤云白馬渡江雖日
暮虎頭城裏看魏峩時公年已六十七赴鄉闈者十三
科至壬午府君登賢書乃絕意進取籤語蓋爲之兆矣
戊寅吾祖妣史太夫人來歸庚辰戴太夫人去世甲申
十二月先大夫生己丑府君捷南宮授中書吾家甲第
實自茲始時閑齋公尙在堂也不孝等嘗檢遺書得貢
湖公手訂放生集一冊題其端曰誓放生靈三十萬求
子某某翰林中書是科府君入薇垣至甲辰畏堂叔祖
得館選公一念之誠而報施不爽如是後府君暨先大
夫體公意而踵行之續記於冊數十年勿替癸巳閑齋
公去世乙未史太夫人卒於京邸先大夫年十二扶匱
旋里時府君在直廬有年譽日著而志恬退嘗屬梁溪
華吉厓繪秋林宴坐小影曹習菴先生題句云夫君本
是簪毫侶東華下直門常局吳曇繡先生題句云鳳閣
舍人肩兀兀不梵不齋懶朝謁可以想府君懷抱矣丙

申乞假歸丁酉繼娶吾祖妣沈太夫人復入都供職戊戌丁汪太夫人憂遵例改歸吳縣本籍庚子服闋入都旋丁貢湖公憂甲辰復入都丙午升任典籍奉 命典貴州鄉試得士高廷瑤等四十餘人途中前後得詩百餘首並載三松堂集中時府君階資益深當得侍讀首揆阿文成公尤器重府君謂論資亦無當先者願久之僅推升主事旋引疾歸是爲戊申冬府君年四十有九劉文清公嘗與王惕甫廣文縱談人物曰咄嗟乎何必古人哉如君同鄉潘舍人其爲人未易及也蓋府君不事干謁不急進取十餘年中南北往來宦途多阻一不

西圃集卷三

五

以進退得失爲意嘗繪歸帆圖以見志一時名流題詠殆徧已酉先大夫登賢書癸丑乙卯先大夫與芝軒從父成進士及第府君勛以詩有金階步滑之語蓋府君己丑 廷試名列十卷以引 見遲誤降附榜末授中書故及之嘉慶丙辰二月府君挈吾母陸恭人至京師舊侶款洽觴詠浹旬卽飄然出都自是不復蹋軟紅塵士矣府君旣歸田於癸丑七月由馬醫科巷躬厚堂舊宅遷居花橋顏曰敏慎堂畏堂公亦於丙辰歲乞歸同居嗣以食指繁分居任蔣橋後雲浦公亦由躬厚堂卜居鈕家巷之鳳池園同在臨頓里衡宇相距咫尺白頭

兄弟暇輒過從短札往返日必數四怡怡之情至老彌篤戊午沈太夫人卒於家先大夫聞訃回里服闋依依鄰下者將十年至府君七秩合例請養遂告不復出兩世農曹後先解組咸謂府君旨趣高曠有漢疏傳唐賀監之風而先大夫純孝性成承歡林下益爲世所欽仰府君清德著稱里黨尤篤於本原其蔚公遷吳後歿仍葬歛有祭田名曰膳塋以給春秋祭祀歲久而弛或割分他鬻甚至侵及墓地爰率族人首倡捐資親至其地按册規畝贖其可歸者請於官勒石以志又自其蔚公以上祖墓皆在歙府君於乾隆壬午丙申嘉慶甲子凡

西園集卷三

五

三至歙睦戀松楸徘徊不忍去宗族子弟誘掖獎勸之俾知水原本木之意至今歛之族人無長幼男女咸念府君不置也府君胞叔菊圃公年邁無子率同堂諸弟議爲立後以公產劃分嗣子俾生養死葬有資又有表戚某立嗣事牽族議久不決府君責以大義反復開諭卒爲定嗣其他噓枯吹生扶危植困或片言而解其紛或委曲以成其美人之奉府君教者始而敬憚久之感誦至泣下當日事似此類者不可僂指計也先大夫艱於子嗣祖妣沈太夫人命娶吾生母袁孺人爲窆室時嘉慶戊午歲也越十年戊辰遵祔始生又三年辛未希

甫生府君皆有詩志喜府君中歲多病究心導養之術至是年逾古稀精神步履猶如少壯生平無聲色服御之好惟以山水文字供娛嬉乙亥至丙戌兩叔祖暨樹庭從父先後歿謝歲戊寅吾生母袁孺人見背壬午吾母陸恭人復去世府君怒焉神傷意興漸減每日習靜掩關猶手一卷不釋不孝等自入塾至操筆爲文時時親爲指示嘗訓以爲學之要曰孟子云苟爲不熟不如萁稗東坡言雖高才非甚習不爲功以孟子東坡之聰明尙云然學之不可不習習之不可不熟可知至於成熟自有汨汨乎來之趣投之所向無不如志卽不然而

西圖集卷三

七

在我有可恃在人者俟乎時得志則以其所得持躬處事左右咸宜不得志則伏處亦可以自娛此讀書真樂也汝曹勉之不孝等志之不敢忘丙戌遵祔希甫同受知於學使辛筠谷先生戊子曾孫觀保介繁生己丑府君重遇瓊林大吏入告奉旨加四品卿銜先是壬午科重遇鹿鳴蒙恩加員外郎銜先大夫侍府君赴省謝恩歸權泊燕子磯翫長江秋月旁觀詫爲神仙至是又荷非常曠典望闕陳情懇請到京赴宴謝恩旋被溫旨以府君年躋九秩跋涉維艱特免前來以示體恤仍命禮部照例頒賞表裏二端時芝

軒從父方權宗伯親捧 綸章一時以爲佳話又值西
陲底定恭遇 覃恩從父以所得封典 馳封適當府
君九秩開筵先大夫率不孝等介壽稱觴孫曾繞郭
國恩家慶鄉鄰榮之而府君欣然不自滿作紀 恩詩
猶念及當日劉文正公所贈立腳怕隨流俗轉留心學
到古人難聯語又屬友人鐫亦事旣毫四字印章比之
衛武公抑詩自警府君一生務實學屏浮華雖晚景未
嘗稍易蓋如此九月望循例詣府學懸 恩榮扁於明
倫堂先大夫隨侍行禮未數日先大夫遽患腹疾百方
求療竟至不起不孝等日侍府君側含淚勸解猶答以

西圃集卷三

庚

曠達之語先大夫孝養三十年先意承志非可殫述一
旦變出非常不孝等肝腸寸裂竊窺府君起居飲食漸
遜平時亟延醫調治猶冀春和可幸無恙十一月二十
日曾孫誠貴生府君親爲命名又手書其名授希甫不
孝等私意可稍慰目前詎料一月以來有加無瘳入春
轉劇不孝等驚懼無措日進葠茸補劑終不見效正月
十六日夜陡起痰喘延至十七日申時竟溘然長逝嗚
呼痛哉不孝等釁深罪積祗薄災生數月以來連遭大
故悠悠蒼天尚忍言哉府君博覽載籍好學深思悉歸
於躬行實踐其持己也正而不阿其待人也樸而彌摯

其御下也嚴而有恩精明渾厚足以幹事勇於爲善而不居其名讀書之暇兼理生計一生未嘗妄費而施於人常不倦迄今不孝等得飽食暖衣以生以養者皆府君勤儉積德所致言之痛心先祖妣兩太夫人前後在中饋皆有禮法府君樂道其規範令不孝等居恒常守之平居不與外事枕藉之餘丹黃甲乙寒暑無間春秋佳日徜徉於靈巖石湖間好吟詠原本風雅發揮性靈不落唐以後體格工行楷兼精篆隸鐵門限外求者必應每晨起獨坐展卷揮灑數百字以爲常暇卽與不孝等講解六經所背誦有不習則自爲覆誦纍纍如貫珠

西圃集卷二

完

嘗手書治心修身之要揭於座隅曰清心凝神養氣葆精又曰懲忿窒欲止念省言喜富鄭公自箴羣居守口獨坐防心八字時時筆之几席間不孝等每當操杖捧硯府君隨地指示所以訓勉之者無不至嗚呼痛哉不孝等生也旣晚卽百年長侍教誨猶恨來日無多自今以往欲再奉一言一笑如當日府君之侍閑齋公也其可得耶嗚呼痛哉府君生於乾隆五年庚申三月七日亥時歿於道光十年庚寅正月十七日申時享壽九十有一著有三松堂詩文集三十卷自訂年譜一卷說文蠡箋十四卷居易金箴二卷已刊行乾隆壬午科舉人

己丑科進士內閣撰文中書典籍協辦侍讀戶部貴州
清吏司主事充 方略館總校官 四庫全書館分校
官 文淵閣詳校官 文淵閣檢閱丙午科貴州鄉試
主考官道光壬午科重宴鹿鳴 欽加員外郎銜己丑
科重宴 恩榮 欽加四品卿銜以先大夫官 敕封
儒林郎翰林院編修加一級 晉封朝議大夫戶部浙
江司主事加三級以從父官 馳封光祿大夫禮部尙
書都察院左都御史加一級配先祖妣史氏沈氏皆累
贈一品夫人子一卽先大夫理齋公諱世璜乾隆己酉

恩科舉人乙卯 恩科一甲三名進士翰林院編修

西園集卷二

三

戶部浙江清吏司主事加三級 誥授朝議大夫史太
夫人出先妣陸氏 誥封宜人 晉封恭人先生妣袁
氏孫二長不孝承重孫遵祁吳庠廩膳生娶汪氏次希
甫吳庠生娶查氏孫女二長殤次適汪景純曾孫三觀
保不孝遵祁出介繁誠貴希甫出曾孫女二遵祁出不
孝等苦由昏迷語無倫次伏冀當代立言君子錫之銘
誄不孝等世世子孫感且不朽 蔣攸銛填諱

先府君先妣先生妣行實

嗚呼遵祁喪我府君二十有五年喪我先妣三十有二
年喪我生妣三十有六年生未盡晨昏之職歿又以藐

孤之不文無一言以明著德善幸當世賢士大夫習知
府君碩行錫以傳志臚聞於當途獲膺 朝廷鉅典我
府君之不朽有在矣復何俟藐孤之置喙耶惟是自失
蔭庇以來每念少時庭闈事歷歷在目府君一生雖日
用行習之細罔不恪慎暨我先慈之壺則皆足垂示來
茲將寢久而不知不傳之是懼輒用茹痛追維瀝次如
左

府君之生也曾祖閑齋公夢人送雲漢天章四字額翼
日誕府君於馬醫科巷躬厚堂時公年七十五祖貢湖
公祖妣汪太夫人年俱四十七父榕皋公年二十五母

西甬集卷三

三

史太夫人年二十六先是史太夫人舉一女七歲以痘
殤及府君出痘亦甚險以是體常不足六歲入塾從陸
漁村先生受業七歲隨大父母入都六年中先後師吳
先生永潮丁先生級黃先生日桂王先生歲十二歲丁
史太夫人憂扶匱南下適叔祖畏堂公公車報罷隨之
歸依祖父母以居與樹庭芝軒兩從父同受業於譚蘭
皋黃曉山先生十四歲出應試從莫維山陸方輿先生
游十七歲侍大父及繼大母沈太夫人北上甬抵京卽
聞貢湖公訃回籍師吳朱菴先生十九歲補邑諸生二
十歲娶吾母陸恭人明年大父復出補官府君畱家舊

有咯血證丙午鄉試出闈大發吐盈盞歸家調治始差
大父自黔典試回京屢寄書戒勿藥惟曰飲童便蓋大
父亦有是疾以此獲效府君恪守之後亦稍稍愈二十
四歲餽於庠時大父母居京師府君以病體支持家事
兼勤舉業大父憂之旋棄官歸府君專心下帷與兩從
父師蔣實菴顧莪庭先生肄業紫陽書院課期出入必
偕試輒冠儕偶已酉鄉試大父適抱恙府君試畢亟返
擢十七夜卽抵家親友疑未終事報至乃知府君以大
父病兼程歸也乙卯年二十二提南宮 授職編修丙
辰散館改官戶部主事習勾稽能與老吏對冊會計戊

西圃集卷三

七

午夏隨扈灤陽四閱月一日與韓桂舲言皋雲兩丈渡
武列水游會龍山海雲寺尋石洞子溝席地面山而坐
樹陰森然來禽一樹正熟有童子剝以獻沽村醪相與
唱和甚樂趨直暇閱東坡詩日數十首從友人假得何
義門先生評本手自過錄九月初回京未卅月而沈太
夫人訃至星奔回里旣服闋春明故交想望丰采府君
侍奉之餘惟講求心性之學旋告終養不復出中年以
後善自衛攝夙疾全已嘗於元旦侍大父三松堂觀錢
香樹尚書文集中多有益身心之語大父拈出訓示深
悟其旨每日閱二程遺書及宋明諸大儒語錄手自鈔

綴並扞心得積久成帙今所刊不遠復齋遺書是也座
右自箴曰執玉奉盈孝子守身臨深履薄夙夜戰兢奈
何舉足忘其親又曰朝乾夕惕日進无疆怠以一息惟
德之荒又曰口舌傷人利於鏤錮三緘其口無作禍芽
府君之精於爲學如此大父素短視晚年稍重聽起常
早府君必侍盥洗有所需府君必在側客有陳於大父
不敢達府君善導之或大父所不喜則婉曲遜謝勿使
拂意春秋佳日撰杖屨於支硎虎阜間必向大父之所
視夜則翦鐙侍談娓娓無倦容大父寢然後退出必有
常處未嘗鐙後歸稍遲泊舟門外翼晨始入以大父寢

不敢復叩門也遵祏自稍有知識至於懼大故見府君
常如是寒暑不稍易家藏經籍排比修整遇善本手自
評校大父精鑒別金石書畫與外大父陸謹庭先生契
最深府君每侍坐所見益廣友人有收藏名蹟輒往觀
悉劄記其原委款識石琢堂先生偕當事修郡志府君
分得選舉及物產祥異雜記各門考訂商推期於徵信
善撫琴每風日清朗焚香默坐或召琴友安絃調軫鼓
鷗鷺忘機一曲聽者移情自吾母吾生母先後見背府
君爲之撤御不復彈矣大父耄歲益康健庚辰三月年
已八十有一挈友游金焦北固諸勝府君未隨侍眷念

幾忘寢食至壬午大父重赴鹿鳴訂黃篋圃主政同行
仍命府君雷家時遵祔年十五窺府君意弗安也將發
前一夕主政致書大父謂是盛典府君宜隨侍府君連
夜治裝以從揭曉日侍大父至江甯守署操杖扶持禮
成而出觀者如堵傳爲美談己丑大父重遇 恩榮蒙

先帝異數循例應詣 闕謝 恩大父年已九十精

神雖不減而動履實不勝跋涉府君躊躇甚三月初舞
綵稱觴適奉 溫諭免其來京 鴻施高厚亦孝思之
誠默致之九月中澣府君偶感腹疾旋劇窮醫禱竟不
效十月朔呼遵祔兄弟索筆視端坐書遺訓曰余年六

西園集卷三

書

十有六恭逢大人九十慶辰又邀非常 曠典夫復何
憾乃一病奄纏恐致不起不能盡心仰事此則終身抱
憾者也我有不能不預諱屬者汝等材質尙可望進步
作文亦頗知路徑切須沈潛用功不可暴棄至於處世
之道全未歷練切不可率意任情被人背議有以忠言
告汝者當敬受之大要處世以謙爲主治家以勤爲主
居家以儉爲主三言盡之矣切不可被旁人搖惑以後
諸事稟命祖庭慎勿傷高年心時時慰解仰事之責付
之汝等矣又曰弟兄固須財上分明亦不可過於分明
須法古人推讓之意汝等平日頗識此意我心甚慰也

書畢不復語神明湛然延至亥刻溘然長逝遵祁等二十餘年日在蔭庇中一旦遭此大變五內崩裂莫知所措大事畢侍大父勉強承顏衰年弱息相對悽惻有生以來無若斯時之慘酷也俗傳回煞魂必歸家舊有老嫗能見冥事是夕迫詢之言於夜半見府君從廳事入逕至大父室中坐帳外良久逾時遂無所見嗚呼痛哉府君孝養三十餘年眷戀庭闈歿猶無間而遵祁等未嘗博一日歡也遵祁等自始生至成立重闈愛護倍至又早失恃飲食教誨爲之有室府君內外一身肩之而未嘗有一日之報也鮮民之生尙忍言哉遵祁兄弟束

髮授書退自塾府君爲講習課程論文力宗先正稍長授以唐人詩賦指示作法應大小試諄諄以守功令絕援引爲先平居一言一動以身立教末俗浮薄之事弗使聞雜流邪僻之書弗使見陳午亭相國有重刊感應篇集註愛其切近顯明俾奉持勿懈並捐資刻印以廣其傳嘗以呂新吾先生理欲循環圖授希甫希甫謹勒諸石不敢忘遵祁等十餘歲卽攜以展墓猶記舟中訓示曰吾蘇義莊之設始於范文正近代踵行者不少吾家將來必應舉也後於壬辰歲建松鱗莊展誦曾大父遺墨益歎府君之言固有自云府君性體純粹無甚喜

甚怒爲善不倦每以吾鄉彭南昉侍講居家爲法故在京與瑤圃韋閒諸先生昆季最莫逆歸田後猶切磋無間中歲養痾喜閱性命圭旨及修真諸書晚結方外緣每至鍾吾與羽士之能詩善琴者清談彌日高僧有通釋典者亦樂與參禪悅而未嘗以虛無寂滅爲宗旁及卜筮無弗通其義蓋府君生有自來又加以存養不已之學故所取者博而所守者精一生守身如玉無纖瑕可摘歿祭於社世有定論固非後人稱譽之私所可致也府君生於乾隆甲申十二月二十七日巳時卒於道光己丑十月一日亥時享年六十有六乾隆己酉 恩

西園集卷二

姜

科舉人乙卯 恩科一甲三名進士翰林院編修戶部浙江雲南司主事嘉慶元年恭遇 覃恩貶贈外祖史公明炯爲儒林郎外祖母許爲安人四年再遇 覃恩誥授奉直大夫二十五年 晉授朝議大夫道光二十二年奉 旨崇祀鄉賢祠

先妣恭人陸氏吳縣人系出明朱性甫先生從弟諱存忠後存忠贅於陸生子孟號愛竹從外祖姓遂爲陸氏愛竹公以下代有聞人外王父謹庭公諱恭乾隆庚子舉人揀選知縣外王母氏顧以遵祁官 馳贈公爲奉直大夫外王母爲宜人恭人無姊妹行惟一弟爲舅氏

菊坡公諱濬乾隆甲午外王父試京兆就大父寓時府君年十一昕夕相見遂訂姻焉癸卯恭人年二十三來歸於府君事大父繼大母恪盡婦職嘉慶丙辰大父以府君既授職令勿告假而自送恭人之京居兩載以沈太夫人憂歸里侍大父奉甘旨必請所嗜及時手調以進祭祀賓客主中饋必躬必親府君年逾三十未有子先納側室黃氏恭人遇之厚顧多病旋卒又娶吾生母袁宜人恭人視若姊妹行越八年宜人舉一女恭人珍愛之稍長大父授以四子書詩經及唐人詩過目成誦大父娛之不啻弄孫也憶乙亥除夕姊年十歲遵祁

少於姊二歲同侍大父父母進椒酒大父命舉書中酒字成句姊脫口曰爲此春酒大父父母樂甚明年姊染時疾暴亡大父悼之恭人則愴涕經歲不能已初姊生恭人自保抱之夜恆三四起肩背受寒因得嗽疾冬令輒發發旋已閭內事恆力疾主持戊寅袁宜人去世恭人心益傷操勞益甚遵祁自喪生妣恭人攜與同臥起壬午冬與弟同出就試前列恭人喜時以大父年高方欲爲謀婚娶嘗夜臥病嗽撫遵祁曰兒祝我體常無恙爲兒早娶婦孰意歲杪嗽疾大發始猶如常時祀竈日尚坐堂中檢點歲事數日頓劇至大除夕寅刻猝然棄

養嗚呼痛哉恭人一生勤儉事親孝御下慈撫遵祔等
兄弟姊妹四人如已出方冀婚嫁事畢稍得息肩而已
不及待也痛哉恭人生於乾隆辛巳八月十四日未時
卒於道光壬午十二月三十日寅時年六十有二 諸
封宜人 晉封恭人

生妣袁宜人吳縣人嘉慶戊午府君服官京師大父望
孫切沈太夫人爲擇道室知宜人賢娶之家附親串之
由糧艘入都者至京不半年隨府君奉諱旋里宜人性
端靜寡言笑侍先恭人必盡禮遵祔兄弟姊妹年相差
以次鞠育恩勤備至宜人父母皆年高多兄弟姊妹食

西圖集卷三

五

貧自給未嘗向府君謀所助亦不私遺一物吾父母則
必資其緩急先恭人晚多病家事賴宜人佐理不失尺
寸丁丑春病喉證甚劇醫治可然過投開泄劑戊寅正
月又感時疾竟不起時遵祔年十一妹十歲弟八歲大
父恐疾易染使庶祖母徐宜人撫之不令人室猶憶二
十六夜隨徐宜人臥大父榻旁聞先恭人哭聲方知宜
人見背天明始入成服曹幼無知罔識悲愴由今思之
憾何及哉宜人歿後四年先恭人亦棄養自此長爲無
恃之人矣痛哉宜人人生於乾隆戊戌十二月十五日巳
時卒於嘉慶戊寅正月二十七日子時年四十有一道

